

## 法蘭西困學記

詹光裕

北醫第13屆校友  
榮總放射線科主治醫師  
北醫放射線科主任  
現留學法國蒙貝利耶大學

能夠在忙碌數年之後，重新過學生生涯，實在是很幸運的事，雖然是屬研究生的性質，但還是彌足珍惜的，幾次站在老的醫學院的廣場中，面對著舊式的講堂，聽到教堂傳來宏亮的鐘聲，總是忍不住興起幾許思古之幽情，以及無限的慶幸。

“沒有正確的診斷，就沒有正確的治療”是我始終奉為圭臬的信條。因為這個信念，使我由內科改攻放射線診斷學。也因如此，使我時時感到不能自足。畢竟Radiology不是只有表面上的看圖識字而已——藏在海平面下的冰山，遠比浮在水面上的要來得多。經由住院醫師、總醫師而至專科醫師，這種不足的感覺，愈來愈強，終於導致此次的法蘭西之行。

五年前，榮總為鼓勵醫護人員在職進修，開辦法、德語訓練班，我一時興起，報名參加法文班。其間除奉調支援台中分院及擔任C R時曾中斷一年外，前後也學了兩年多。因此當興起遊學念頭時，自然而然地便將法國也列入考慮。湊巧又僥倖地蒙M大

的主任教授接納，於是就憑著這一點洋涇濱法文的實力，大膽地飄洋過海來到距福爾摩沙島兩萬公里外、地中海沿岸的蒙貝利耶（Montpellier）來了。

在巴黎Orly機場入境時，負責檢查證照的二位先生和小姐看到護照上的Taiwan, R O C，又看看我這攜家帶眷的龐大取經團，聳聳肩，冒出了這麼一句話：“Mon Dieu! C'est trop loin”（我的天哪！好遠！）這是抵達法國之後聽到的第一句法文歡迎詞。拜此之賜，順利過關。

來到此地的第一週，恰巧碰到萬聖節（相當於我國的清明節，但更隆重、更長）。假期一過，我就迫不及待到醫學院報到。為的是希望能及早見到她的廬山真面目。這所號稱歐洲最古老的醫學院，占地雖不大，氣勢卻不凡。旁邊接著一座比她還要古老、高大的哥德式教堂（和巴黎聖母院一鐘樓怪人的家，屬同一時期、形式的建築）相互輝映。醫學院中，除了有一間巍峨的圖書館外，尚有許許多多古樸的階梯講堂，每一塊木石都代表著歷史。當我走到解剖示範教室前時，宏亮的鐘聲敲醒了我的沈思——蒙貝利耶今年剛滿一千歲。

能夠再回到醫學院當學生，實在是意外。但卻也是自畢業以來始終憧憬的事，沒想到在踏出校門六年之後，居然能夠實現。感激涕零，自是不在話下。這其中該感謝的，一籬筐也裝不完。

在面對偉大與精緻的法蘭西文化所產生的無可避免的休克症候群恢復之後，日子逐漸趨於平靜。“醜媳婦

總是要見公婆的”，問題一一出現。首先是語言問題——英文在此，毫無用武之地。他們的電視配音也做得完美無缺。雖然有不少影集來自英美，卻絕對聽不到一句英文，因此看電視學英語在法國是行不通的。而且法國人對其國語，更是絕對的愛護，非不得已，絕不輕言“番話”。更糟的是，法文和我們學了十多年的英文，除了26個字母一樣以外，實在是有很多的相異之處。若想張冠李戴，保證有笑話可看。

初到異地，要辦的事格外的多。找房子、買傢俱、註冊、辦居留、開戶頭、辦保險；樣樣都得親自出馬。然而人生地不熟，蒙貝利耶方圓雖小，卻也足以令人方寸大亂。尤其舊市區更是像極了迷宮，城市本身建築在丘陵之上，因此他們的馬路也就時而高低起伏，散步時固然頗富情趣，趕時間辦事時卻挺累人的，尤其是光用雙腳走路時。上了制度的古老國家，事事要求證件，凡事皆有規定、琳琅滿目。加上行政機構分別散處在舊市區的各角落，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大廈中，建築物雖美麗，室內光綫卻往往不足，佈告欄上的字體又小，往往看得頭昏眼花後尚不知所云。缺一樣證件的結果就是明天請早。事倍功半又徒勞無功，我雖屢屢不信邪，想竭力克服Temporo-mandibular joint dysfunction syndrome（顳顎關節功能異常症候群），然而卻事與願違，往往搜盡腦海中所有的法文文法和詞彙之後，依舊不免主述詞異位、陰陽性顛倒或動詞變化誤用，經常顧此失彼而狼狽不堪。大概是養兵尚不足千

日，以致滿口破法文（broken French），不足以應付三分鐘的會話。嚐盡了“有口難言”之苦痛，幸虧老天垂憐，碰到一位很熱心的退休法文教授，竭力地指導我們，終於略有轉機。只是想來仍有餘悸，他老人家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Bon Courage!”（勇氣可嘉，好小子！）現在回想起來的確沒錯，真是斗膽！但憑這麼一丁點的“腹水”也敢飄洋過海來此丟人現眼。在此奉勸諸位“後浪”看官，血氣之勇不足取，學好留學國語文、作好周全準備，方是上策。這是真心話。

做學問必須團隊合作。來到法國之後，感受特別深刻。最近剛剛參加過一個有關乳房疾病的研討會，內容實在豐富，由解剖、胚胎學開始，然後是生理、生化、病理，接著又是臨床（包括內、外、婦產、精神、新陳代謝及內分泌各科）、放射線診斷及治療。最難得是尚有工學院的教授負責介紹有關之工程技術。在此地，許多研究皆係“科”際乃至於“院”際合作的產品。例如，他們使用的Acoustic Microscope就是工學院依據放射科及病理科的需要而設計製造的。而NMR更是集醫、藥、理、工諸學院之專家通力合作，才能運轉。可以預知的是，將來的醫師所需具備的基礎學識，必然比今天多，尤其是對基礎物理、數學、電腦的認識是絕不可少的。令人羨慕的是他們有如此雄厚的後援為基礎。為了未雨綢繆，我們的教學應該在這些方面及早加強才是。至少，以高中程度的物理和數學觀念，要想了解現代最進步的醫學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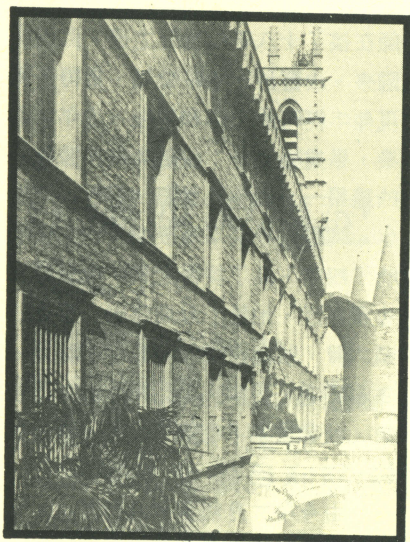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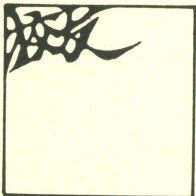
儀器原理，是很吃力的！何況，數理是掌握一切科學入門的鑰匙。根基不夠廣、不夠紮實，則未來對新科技的接受能力，必然會受到限制。聯招不考物理的弊端，我們皆有切身之痛。而至少在北醫，大一、大二的普通物理、化學及數學就從未受到大家應有的重視，長久以往，遲早會危像橫生，影響到畢業生的實力與發展的。沒有啟蒙教育，那來的興趣與志向？這應是連鎖反應！

法國的醫科學生在七年的過程中，必須修二年的物理。採自然淘汰制，第一年約有1500人修習，但是到了第二年，則刷得只剩1/6。因此競爭相當厲害，學生也很用功。翹課是絕無僅有的事，因為教授的筆記年年改。而講義及期刊是知識的唯一來源，逼得他們不得不常常泡圖書館或上“全錄”報到去（複印文獻，不是考古題）。我現在工作的核磁共振顯像（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簡稱NMRI或MRI）研究室中，有三位法籍醫師，二位工程師，四位技術員，及我這個觀察員。不知是湊巧還是風氣如此，三位法籍醫師之中有二位是擁有理學士及醫學博士（M、D）雙重資格的醫生，其中有一位還是擁有十二年教學經驗的物理學副教授（留學加拿大）。所以有機會時便找他惡補。蒙他不棄，破例收錄，阿門！來法之後，第二件令我頭大的事，就是搞物理，這是實在話，希望有一天能在這道鴻溝之上架起一條橋來。如果擁有多項專長是外國人的風氣的話，我想值得我們深思的事又多一項了。前述這位物理老

師在搞了十八年的物理之後，回到法國來，由醫科一年級唸起，為得是實現他年輕時的志向和興趣，去年才畢業，畢業論文是：核磁共振在醫學上的應用——理論與實際。另外一位先生，則是醫學院畢業後又入理工大學唸了四年，除了核醫之外，他對電腦也很在行，怕怕！我周遭的人都是三頭六臂，頭角崢嶸。可是他們看來一點也不老，每個人都比我年輕。比起來，我老成多，也保守得多。真是慚愧！

由今年二月起至七月初為止，已知的，在蒙城舉行的大小學術研討會，不下十個之多，皆屬畢業後再教育。包羅甚廣，由Sono，CT，NMR到傳統放射線診斷學、腫瘤研究等等。在其他地區舉行的更是不勝枚舉，平均每半個月有一個，每一個都是全套上演，若是要認真參加並吸收，就有得忙的了。有的研討會結束時尚有測驗，當然及格也有證書，以資鼓勵。就是這種氣氛，使得浸潤其中的人，自然而然地與時代尖端保持同步。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法國人是很幸福的。雖然他們還常常不知足地抱怨：這裡不夠，那裡不好！……醫學水準要維持一定的標準，沒有完善的制度和方法是無法達到的。英美的那一套是我們所熟悉、所羨慕的，法蘭西的這一套是不是也值得我們想一想呢？

此地的單行道之多與複雜，出人意料。好幾次，及差5公尺即可轉入大道行駛，卻因禁止繼續行進的標誌而不得不多繞幾分鐘的路，可是沒有人有怨言也看不到不耐煩的神情，沒有亂鳴喇叭，沒有警察把關，也少見



尖頂之建築物即聖彼得教堂。拱門下是正門入口。近景建築為醫學院之主要部分，旗桿下為大門入口，兩旁各有銅像一座，由青銅鑄成。

有人擅闖紅燈。這一點屢見不爽，暗暗地令人震驚和欽佩。其實深入地想想，一點點的不方便反倒是令人有許多大方便。在 Rush hour（上下班時間）時，這兒即使真的交通阻塞也很少超過3分鐘以上。雖然家家都有車，甚至有二部以上的車。足見誠實與守法的觀念似乎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無庸置疑了。前一陣子丁肇中博士曾含蓄地評論國內的學生求學的態度不夠「誠實」，不懂的硬說懂，結果還是不懂，這種心態甚至影響到研究的水準和成果上。將二者聯想，不能不令人警惕。由小至大，過五關斬六將的生活，填鴨式的啓蒙教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頭大、四肢小、頗不平衡的科學怪物。最令人不放心的，是誠實的美德也遺忘了。翹課、作弊、考古，種種花招不過是例證之一，我們未能覺察到壞處更多，只是尚不自覺罷了！

來到國外，儘量撿我們所缺乏的、人家所有的優點報導，好讓大家見賢思齊。其實我們有不少東西的確是值得驕傲的，但這不是我們出來的主要目的。需要帶回去的依舊不少，文字所能表達的不過滄海一粟。百聞不如一見，有機會還是應該親身驗證才是。一千五百多年以前，唐三藏單槍匹馬西出長安，遠赴天竺取經，無畏於時空、文化、語言等種種困難，歷經千山萬水，終至成功。比起來，今天的我們，輕鬆多了！兩萬里外的蒙貝利耶；只有月亮的影子和狗吠的聲音和國內是一模一樣的，困學勉行，在所難免，若連這點豪氣都沒有，就太不像話了。這是支持許多人繼續奮鬥

的主要原因。我，「拇山下」的一份子，在此困學中。

1985.2.8.凌晨一點  
于蒙貝利耶

## 回首 老 竹

北醫藥學系校友  
現任本校助教

年近而立，常想：我何許人也？做了什麼呢？理想距現實有多遠？自己活得滿意嗎？

回首過去，影響我最深的是父親，他庇蔭了我二十七年。雖然他遠離了我們，但在最後三年的相處，其精神深入我心，談自己不得不談父親了。我是他塑造出來的，繼承了一些他的脾性。

父親算是英年早逝，爲心病所苦，加上生活的坎坷，身心俱創，仍奮力不懈，其心境可謂老矣！當我們翻箱倒櫃尋出四張不同時期的照片，預備放大用，發現了父親成長的痕跡。我們選了逝世前照的那張，年輕的照片雖英姿煥發，讓人有陌生感；前者卻散發一股成熟的氣息，是歷盡滄桑的穩重與達練。

老家在一小漁村，大部分人家捕魚爲生，祖父在糖廠工作，祖母開雜